

责编:唐龙泉飞 美编:张晓 组版:谢红 校对:王文富 E-mail:ztrbtbk@126.com



编者按:古城是会呼吸的历史,古城也是时代的见证者。屹立于乌蒙大地上的昭通古城,每一片砖瓦都浸润着文化底蕴,每一条街巷都承载着时代缩影。穿过时代风烟,昭通古城置身于“古”“今”之间,在新时代的充沛活力中重获新生。如今的昭通古城,有历史文化,有现代激情,有人间烟火,还有源远流长的人文古韵和浪漫情怀。你可以走进昭通古城,感受这座古城的气韵;你也可以走近古城,聆听这座古城的岁月人生。即日起,本报陆续推出“走近古城”系列报道,以飨读者。

走近古城

曹卓全

这里想要走近的古城,是昭通古城。

昭通古城存在已久,清雍正十年(1732年),昭通知府徐德裕选址二木那新建昭通城,如果从这个时间计算起,昭通城至今已有292年历史,称之为古城还是名副其实的。

以前的城池是有城墙、城门的,昭通古城亦然。这点从志书上还有年长一点的昭通人的记忆里就可以得到佐证。昭通古城有四道城门,东是抚镇门,南是救宁门,西是济川门,北是趣马门,扩建后的昭通城,除了救宁门外,还能在东、西、北三个方位找到其他三道城门存在的影子。当然,从严格意义上说,大家现在看到的,已经不是城门,更像是几座牌楼,告诉老百姓,这座老城曾经有过这几道城门。

昭通古城比现在三座牌楼式的城门圈定的范围要小得多,而且,在这200多年里,街道若干次改造,连街名、巷名也变了好几次。虽然古城的格局基本保留下来了,但古城的面貌、古城里发生过的很多事,在经历了很多代人的传承和更

替后,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。

打算写一组关于昭通古城的文字,是最近的事。

古城是一直存在着的。以前很热闹,60军182师的将士出征时,曾从陡街经过,接受过父老乡亲的检阅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古城更是充满了不安,人心浮躁,武斗与文斗的大戏在此上演。到了21世纪初,古城的老街虽然陈旧,仍然熙熙攘攘。后来的市政建设,对几条主街道进行了修缮和改造,古城的名气渐渐有了。近两三年,古城开始热闹起来。这种热闹不是喧闹,而是有了更多的人关注,特别是市委、市政府把昭通古城的打造作为做好“产、城、人”三篇文章的一个重要内容来书写,古城开始变了,变得像一座古城了。

十多年前,我写过几篇关于古城的短文,有过一些随感,现在回过头去看,那时候的认识很肤浅。今年春节,云兴街人流如织,挤得水泄不通,古城核心区的广东会馆、迟家大院、箭道广场举办了首场春节游园活动,一些“非遗”节目在此上演,龙灯在这里巡游,古城确实有了

新的气象。而且,通过“看见古城”微信公众号,我了解到政府部门正在做关于古城保护、修缮的大事。比如,大家关注的李家祠堂、陕西会馆,正在大刀阔斧地恢复。最近,永安街地下管网铺设完成;北正街的地下管网改造正在紧张进行中,街面是仿旧的青砖;陡街、北正街两侧的建筑,搭上脚手架统一规范为一种风格……文物部门也在着手把昭通古城申报为省级乃至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。古城不再沉睡,真的苏醒过来了。作为一个客居并在这个城市生活了30多年的我,也应该为古城做点什么。

凭我个人的阅历和认知,想要走进昭通古城是很难的,或者是走不进去的。所以,我选择走近古城,而不是走进古城。希望通过文字的方式,给后来走进古城的人们作一点导游式的分享。

有了写作的动机,但怎样走近,我其实心里没底。好在近来单位安排的事情不多,让我有时间去翻一纸堆,走街串巷,找些线索,作些印证。看到已经接近修缮好的几个会馆,我很兴奋。看到那些纵横交错的小巷,那些古城居民在历

史进程中随意改造或分割的建筑,那些已经破败不堪的土墙,我的脑子很乱。

但不管怎样,既然已经起意,最好不要让自己停下来。于是,我漫无目的地在老街上游走,寻找一条走近古城的线路。我的初步计划是从现在还居住或在街巷里经营生意的普通市民入手,听他们讲所知悉或者他们了解的古城里的人和故事,比如张希鲁、萧瑞麟,比如挑水巷、鸡舌头街;从一些重要的古建筑、古街道入手,按图索骥,不断印证,希望能找到一些古城的影子。

当然,时间、视野所限,认识、格局和传播所限,不可能面面俱到,只能把一些重要的、市民相对关心的内容梳理一下并讲出来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,我不是大家,不是讲故事的能手,也没有面面俱到的必要。我只是站在一个游客、市民的视角,看一看昭通古城,听一听古城里发生的故事。

过于琐碎,读者不会喜欢。过于简短,也难以管中窥豹。

但不管写多少,只要能帮助大家走进昭通古城,目的也就达到了。



之一

要走进昭通古城,首先要找到进入古城的门。

昭通古城有四道城门,东为抚镇门,南为救宁门,西为济川门,北为趣马门。城门之名,与城门延伸的方向有关,云贵总督鄂尔泰在《题昭通四门记》中说:“今郡城重建,按四境所达,东至于镇雄,故名其门曰抚镇。南至于威宁,故名其门曰救宁。西至于东川,西北至于四川,故名其门曰济川。北至于马湖,故名其门曰趣马。”城门的得名,深层次的原因是昭通之前称乌蒙,乌蒙即乌暗蒙蔽,有不昭不通之意,四门名称中的抚、济、救、趣,均含有通达之意,寓意昭明通达,无所不通。

四道城门位于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方向,昭通知府鞠宇楦对四道城门均有题字。抚镇门建在东正街与建设北街交会处,题名“迎晖楼”。救宁门位于启文街、建设南街、南顺城街交汇处,题名“迎薰楼”。济川门位于陡街下段,以前左面是人民电影院,右面是崇义街(馋嘴街),也就是现在的下穿通道处,题名“迎爽楼”。趣马门位于建设北街、北正街、

从四道城门说起

曹卓全

北顺城街的交汇处,题名“迎恩楼”。

有城门,必有其城。原来的天梯土城被战火焚毁后,清雍正九年(1731年),鄂尔泰、张允随筹建昭通城,选址于二木那;雍正十年(1732年),由昭通知府徐德裕兴建,后多次修缮。城呈不规则椭圆形,东西稍长,南北略短,面积0.23平方公里,四围均有城墙。据旧志载,“城石脚转身,形似腰圆,周围四里八分三厘三毫,计长八百六十九丈九尺四寸。除四门卷洞,炮台三十一丈七尺外,城身高一丈二尺,连垛座二尺三寸,垛口二尺七寸,共高一丈七尺。脚厚一丈二尺,顶厚七尺五寸。城楼四座,炮楼四座,垛口一千二百四十五个,枪眼如其数,炮眼六百二十二个;壕堑深一丈,宽一丈,东、南、西三门有濠,独缺北门。”用今天的计量单位换算,古城的城墙周长2781.4米,平均厚4米,内墙高3.5米,外墙高3.9米,有1245个城垛,垛座高0.7米,垛口高0.9米。城墙用条石砌,墙身用大砖砌,内外墙间填土夯实。

城门与城墙一直存续了200多年,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被拆除。在昭通市博物馆里,还能看到抚镇门的旧照片,城门巍峨,虽不能与北京、西安的城门相提并论,但也很有气势。除了城楼上题写的大字外,每道城门下均有城门的洞。据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,济川门是四道城门中最气派的一道城门,下有3个城门的洞,中间那个稍大一些,两边的要小一些。1950年3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43师接管昭通城,也是从济川门进入的,在一些党史资料中,还能找到当时解放军入城经过济川门的图片。城门与城门的洞,均设有炮楼,分别为东炮楼、西炮楼、南炮楼、北炮楼。城墙之外,除了北面,其他几面均有护城河。

20世纪50年代初,对原来的城墙以及城门进行拆除,将城墙根扩建为几条街,就是今天的建设南街、建设北街、南顺城街、北顺城街。打开了城门,也让人们更便捷地从城内走向城外,或从城外走向城内。城墙与城门的更多是防

卫,主要是防御敌人的进攻,新中国成立后,人民当家作主,城市回到了人民手中,自然,原来的城墙与城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,拆除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从文化的角度,或者从文物保护的角度,拆除城墙与城门不是明智之举。当人们认识到这个道理后,又开始选择恢复。2008年,昭阳区人民政府对旧城进行了改造,对扩建的昭通城进行了提升,又在城西、城北、城东恢复了3道城门,只是城门的位置按现在的城市规划向外作了移动,济川门新建在西街外端,与环城西路相接。趣马门建在环城北路中段,北正街最北端,对面就是龙泉街和北兵营(武警昭通支队)。抚镇门建在云兴街东段,下面就是建设南街和东升街。严格来说,新建的3道城门的,济川门、趣马门虽有重檐,但没有城楼,更像是一座牌楼,只有抚镇门,占地面积大,既有重檐,又有城楼,庄重巍峨,像一道名副其实的城门的。

可能会有人说,除了这三道城门,昭

通城还有一道城门,在乌蒙古镇。是的,在后来的城市建设中,为了让人们记住乌蒙,也可能是为了旅游开发,确实是在二环西路上新修了一座叫乌蒙的城门,但那道城门,与这里要给大家介绍的昭通古城,没有多大关联。

打开了的城门,没有门卫或士兵把守,也不会晚上关闭,人们进出古城,什么时候都可以。城门,只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一个概念。

2022年起,昭通市启动古城的修缮和文物古迹的恢复,恢复的范围就是清朝时昭通城建设的范围,我们现在称之为昭通古城。我这篇组文章,起了一个《走近古城》的名字,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古城,走进古城,我摘录了部分旧志的记载,简要交代了古城在回到人民手中之后,城门与城墙发生的变化,算是有了种进城的感觉。



抚镇门。(图片由昭通古城保护工作组提供)